

艳世争雄

上官云飞

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艳 世 争 雄

上官云飞 著

〈上〉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· 上 部 ·

第 一 章	白环三朵慑人心	(1)
第 二 章	法眼通天世无双	(37)
第 三 章	七高手鞭下丧命	(72)
第 四 章	神功悟通震妖魔	(106)
第 五 章	笑里藏刀施诡计	(139)
第 六 章	孤芳自赏娇客瘦	(173)

· 中 部 ·

第 七 章	帮派天下数第一	(206)
第 八 章	见影惊胆天星旗	(239)
第 九 章	料事如神已先知	(267)
第 十 章	巫山云雨得直经	(307)
第 十 一 章	擎天一柱挡八方	(342)
第 十 二 章	舌吐莲花幻风云	(378)
第 十 三 章	午夜暗盗续命散	(414)

· 下 部 ·

第 十 四 章	各路豪杰重相逢	(451)
第 十 五 章	九九双重赴死约	(487)
第 十 六 章	天星虽辉亦蒙尘	(522)
第 十 七 章	英雄自有用武地	(557)
第 十 八 章	鲤鱼奇阵血染太行	(589)
第 十 九 章	金鼓微鸣血旗红	(616)
第 二 十 章	宝藏成灰烈血飞	(644)
第 二 十 一 章	魂堡血战伏恶魔	(638)

第一章

白环三朵慑人心

俗话说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

俗话又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
在老百姓中都知道有江湖人这么一说。

在江湖人中都知道有八派三邦……在八派三邦中，罗家可称得上是泰斗，弱冠之年的罗鸣天，以飘奇的剑法“神鬼三式”而名震武林，但他却承先父无故不现剑的遗训，“神鬼三式”几乎无人见到过，罗家被八派三邦奉为武林第一家，为武林精神偶像。没现过剑法，而被承认武林第一家，在白道上堪称一绝。

在黑道上也有一绝，那就是“三环先生”莫无影，阴谋诡谲，计无识破之人。然而正象江湖中无人见过罗家剑法，也没人见过莫无影的面目。“三环先生”威慑天下，其人究竟是谁，不解之谜，却使江湖人对他萌发感到诡秘难测。

罗鸣天虽年仅弱冠，仁怀刚正的个性却已传遍天下，非遇十恶不赦之徒，他不肯动剑，出剑之前，也必再三告诫，试想天下恶人，有几个愿身试锋刃？这种情形下，罗鸣天自然很少有机会动剑。

然而现在，这武林中一善一恶，声名如日正中天的绝世人物，却同时出现在荒凉的祁连道上。

不，人只有罗鸣天一个，地上品字形用白粉画着三个直径三尺圆圈，这正是三环先生莫无影的标记。

时间是午夜子时，秋凉天气，月色正圆，大地上一片银光，如同白昼。只见身着白色罗衫，神采飘逸的罗鸣天盘腿端坐在右边的白粉圈中，英俊的脸上，透出隐忧焦灼之色，眼见月过中天，四周毫无动静，他微感一丝不耐。

就在这时，他听到身后忽有轻微的响声，似乎有人拨枝潜窥。

这声音虽极为微细，却瞒不过罗鸣天耳目，他倏地长身旋转屹立，沉声问道：“谁？”

那正是一片幽暗不透天光的森林，在罗鸣天喝问后，竟然毫无回音。

“是三环先生吗？”罗鸣天接着又问。

阵风吹过，林中簌簌而响，除此之外，别无声息。

难道是神经过敏，在心境不安的影响下，自己听错了？

罗鸣天暗自思忖着，身形已飘然走进了树林。

只见参天古木，枝丫纵横交错，暗沉之中，哪有半丝人影，罗鸣天目光电扫，走入五丈近远，就止步不前。

他觉得这漆黑如墨的森林中，纵然有人潜伏，若对方不愿现身相见，自己也难以搜觅出来，何必多浪费时间精力。

于是他转身回头，退出林外。

可是当他脚步刚跨出森林，目光触及道中，神色顿时震愕不已。

因为荒道上靠右边的粉圈之中，已多了一样东西。

那是一只三尺宽，半人高的木箱，四平八稳地放在地上。

他入林出林，不过眨眼时光，谁俱这份身手，竟在这眨眼之间，搬来这只箱子？

箱中又放的是什么东西？用意安在？

这些疑念在罗鸣天脑海中翻腾着，他移动脚步，正欲上前打开箱盖，看看究竟！就在他脚步方动之际，箱里倏透出一阵语声！

“罗公子，约定子时，何以来迟？”

罗鸣天又是一怔，脱口问道：“是三环先生吗？”

“正是。”箱中人回答。

罗鸣天挽袖对箱中一揖，道：“既是三环先生，就请出箱一叙！”

“嘿嘿，不必了。”莫无影在箱中说：“只要不妨碍交谈，箱里箱外，有何二样？”

这种见面方式，不但显得诡谲神秘，而且罗鸣天从未遭遇过，一时之间，不由愣住了。

“罗公子，你知道莫某做的是什么买卖，险恶江湖，我不得不防万一，少与人见面，使人永远猜不透我的面目，是我自保的最佳妙策，所以失礼之处，请勿见怪。”接着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听了三环先生这番解释，罗鸣天自然会心，于是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阁下既如此说，在下也不便勉强……”对着木箱，一挽衣摆，席地而坐，接着道：“在下按江湖传言，在祁连百里以内，到处画下先生三环标记，邀请先生，实有一事相

求！”

“画环相邀，若非寻仇，必有所求，这点莫某早已知道”。箱中的语声冷漠得丝毫不带感情，“但以罗家在武林中的崇高名望与豪富家世，应该没有办不到的事，今日居然有事相求，倒有点使莫某受宠若惊了。”

一听此言，罗鸣天不由轻轻一叹，黯然道：“先生应该知道，罗某先父早逝，堂上唯有家母，然家母已卧病两年，医药无效，使我身为人子，终日忧急，寝食难安。”

“哦！公子相邀莫某，就是为了令堂之病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哈哈，公子应该去请医家才对，莫某不通岐黄之术，岂非问道于盲。”

罗鸣天黯然道：“在下请遍天下名医，俱皆束手。”

“这样看来，令堂已病入膏肓，应该准备后事才对，又为何远来祁连。”

“在下打听得祁连有位岐黄高手，故仆仆风尘，来此邀请……”

“见到了吗？”

罗鸣天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没有，到了祁连医庐，才发觉早已人去楼空。”

“哦！公子是要我觅找那人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这倒使莫某不懂了！”

罗鸣天接口道：“此行虽未遇神医，却遇到一位世外奇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一位无名老和尚，他见在下怅忧之色，就问我有何心事？当他明了后，他告诉我天下唯有一种灵药能治愈家母绝

症。”

“灵药何在？”

“沉香龙涎膏。”

“奇怪，莫某从未闻及世上有此灵药。”

罗鸣天一叹道：“在下也未听说过，不过那位高僧却告诉了我这种灵药的出处！”

“出在何处？”

“‘天星宫’”。

“‘天星宫’”？这次，箱中的三环先生莫无影语声竟有一丝轻微的发抖，似乎这三个字使他感到莫大的震惊。

罗鸣天轻叹道：“在下从未闻天下有‘天星宫’这一地名，也未闻武林中有‘天星宫’这一门户，但那位高僧却说：普天之下，唯有先生才知‘天星宫’在何处……”

话说完，却久久不闻三环先生接口，罗鸣天不由问道：“先生听见我所述之言吗？”

良久，只听见三环先生在箱中说道：“罗公子，这世上很少有莫某办不了的事，但此事恕莫某无力相助，你请便吧！”

罗鸣天一怔，急急道：“先生请听完我的话……”

“嘿嘿，不必再说，我也知道你是要找到‘天星宫’求取沉香龙涎膏……”

罗鸣天忙道：“先生若有顾忌，只须指点一下途径，在下亲自去求。”

“不！”

罗鸣天顿时一怔，他想不到三环先生连这点都会拒绝，心中顿时气恼起来，不由冷冷道：“先生何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不肯一赐援手？”

箱中倏响起一声轻叹，只听见莫无影说道：“罗公子，并非莫某不说，只怕说了反而害你！”

罗鸣天一怔，问道：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公子知道‘天星宫’是在怎么样的地方吗？”

“识陋寡闻，尚请指教！”

“险域绝地，有去无回，罗家剑法虽然举世无双，但莫某相信公子若去，仍然凶多吉少。”

罗鸣天剑眉一挑，说道：“‘天星宫’有这么厉害？”

“莫某绝非危言耸听，‘天星宫’自绝尘世，武功诡异，但闻有生者入，未闻有活人出，无论公子信与不信，言尽于此。”

罗鸣天仰天道：“为治母疾，在下决心孤注一掷，希望先生给以教我！”

“公子真欲一闯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沉默片刻，三环先生在箱中说道：“罢了，公子孝思感天，莫某岂能不予成全……”

罗鸣天大喜，不禁雀跃，道：“多谢！”

“且慢，要莫某做事，向来都有规矩，公子可知道？”

罗鸣天忙道：“正要请先生明示。”

“嘿嘿，罗公子，只怕这笔代价你付不起！”

“只要有希望治好母疾，纵然散尽家产，也在所不惜，要多少报酬，先生尽管说！”

“好，莫某要的代价只是一颗人头！”

“人头？”罗鸣天不禁吃了一惊。

“嘿嘿，公子不必吃惊，莫某并非要你颈上人头。”

“谁的人头？”

“龙家堡堡主‘八臂天龙’龙天雨的首级。”

罗鸣天脸色微微一变，沉声道：“龙堡主侠誉满天下，我罗鸣天岂能为母疾而无故取人性命，先生既答应成全在下孝心，就不该提出这等刁难条件！”

“哈哈，罗公子，若要你亲自取龙天雨首级，莫某知道你必然不肯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若莫某并非要你杀人，只是要你到龙家堡去跑一趟，想必你不至于拒绝。”

罗鸣天一愕然道：“在下实在不懂先生之意？”

“罗公子，此去龙家堡须三日行程，六日之后，此时此刻，再来此地相见，届时莫某不但指点你去‘天星宫’路径，而且还要设法使你能求得灵药，安全而返，言尽于此。”

话声一落，木箱倏凌空飞起，投入一片莽林之中。

这时，罗鸣天才看清，那只木箱原来没有底，只不过他只看到二只脚，依然未看清三环先生莫无影的面目。

月影渐西，时已三更。

罗鸣天呆立注视着虚空，心中翻腾着无数疑念。

三环先生莫无影最后那几句话，使他始终想不透，他既要取“八臂天龙”龙天雨的首级，话中之意又暗示不必由自己动手，莫非是另有人要杀龙天雨不成？

转念至此，心中倏然一惊，他觉得抛开自己的原因不说，单凭龙天雨，高风亮节一生舍己为人的侠誉，就该早日给予警告，使龙家堡早日有所防范。

心念既决，罗鸣天也顾不得休息，长身而起，疾掠而去。

白天雇车而行，就在车中休息，黑夜御风急奔，这样披星戴月，风尘仆仆，果然第三天午后，远远望见龙家堡高大

的堡影。

车到堡前，罗鸣天飘然下车，只见堡门二旁，排列着二八一十六名服装整齐，威武高大的堡丁，一名方冠长衣，神容稳健的中年人当中而立。

当罗鸣天打发了马车后，那中年人已趋前一揖，极有礼貌地问道：“少侠可是江南罗家公子？”

罗鸣天抱拳还礼道：“正是，阁下是——”

“龙家堡总管龙游子。”

“原来是龙大总管，龙堡主可好？”

“托福。”龙游子道：“敝堡堡主知道公子今日驾临敝堡，特命游子立候迎驾，此刻堡主已在静室等候，游子带路，公子请！”

侧身摆手肃容。

罗鸣天心中略微一怔，边走边问道：“堡主怎知在下会来？又怎知在下必于今日会到？”

龙游子道：“这点堡主并未告知奴才，稍待公子见了堡主，谅必自会知悉。”

罗鸣天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贵堡近日有什么事故发生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罗鸣天忧心忡忡心情，为之一宽，说话间，已过了第三重门户，只见龙游子倏然止步，说道：“奉堡主之命，游子只能送到此地为止，进去右边是练功静室，堡主就在静室中相候，左边是精舍，暂为公子休息卧室。请！”

罗鸣天点点头略一拱手，就向静室走去。他边走边扫视，只见二室之间，一座小小院落，修竹疏落，花木整齐，环境不但清静幽雅，而且闻不到半丝声息，见不到半条人影。

这地方真静，太静了！简直静的有些异样，有点可怕！

但身为一堡之主，练功的地方，自然不准下人进出，清静不出常理，罗鸣天也未多想。

走到静室门口，他先低声道：“江南罗鸣天，久慕堡主侠名，顺道趋前拜候！”

话说完，静室中却毫无声息。

这种情形，使得罗鸣天大感奇怪，他轻轻推门而入，一见室中情形，心头骤然大震，人整个木然呆住了。

只见靠里席地盘坐着一个身着长袍的魁梧无头尸体。手中握着一柄长剑，犹自鲜血凝滴。一颗雪白发须的六阳魁首正好滚落在尸体之前，地上却用鲜血写着一片字迹。

不用说，这以剑自刎的老人就是侠誉满天下的龙家堡堡主“八臂天龙”龙天雨了。整整盏茶时刻，罗鸣天才自惊骇麻木中清醒过来，他上前几步，首先注意地上的字迹，只见地上写着：罗家为武林中流砥柱，武道精神之象征，公子又孝思动天，龙某年届耄耋，自觉暮年残烛，已无大用，能成全公子这番孝心，也为武林中留段佳话，谨自愿奉上六阳魁首，也能使令堂宿疾早日痊愈，为免堡中属下误会，公子略为休息，请携我首级夜间出堡，至于敝堡事务，龙某早已预作安排，公子不必顾忌操心，免误约期。

龙天雨临终亲留

看完这篇遗书，罗鸣天不禁失声道：“龙堡主，在下来意并非为你颈上人头，你这是何苦！”

他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面对尸体，匍匐伏地，拜了下去。等他九叩起身，已是泪流满面，这时他想到了三环先生矛盾的话！

“……哈哈，罗公子，若要你亲自取龙天雨首级，莫某知道你必然不肯……莫某不但指点你去‘天星宫’路径，而

且还要设法使你求得灵药，安全而返……”

现在他把整个经过回想一下，完全明白了。

莫无影必定先一步派人来通知龙天雨，才会发生这种情形，否则，龙天雨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行踪与为母求药奔波的经过。

想不到自己终于坠入莫无影的圈套，千里驰警反变成了催命人。

想透这一切，罗鸣天不由咬牙切齿，喃喃道：“莫无影呀！莫无影，你与龙大侠有仇，不该拿我作幌子，如今你虽兵不刃血，奸计得逞，但我罗鸣天岂是傻子，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上，好歹要凭肩三尺青锋，问你一个公道！”

他再度向龙天雨拜了三拜，然后找了一块布，把龙天雨的人头包好，挂在肩上，离开了静室。

罗鸣天刚离开，屋顶忽然翻下一条人影，闪进了静室，赫然是个全身黑衣，黑布罩头的蒙面人。只见他抓起桌上一把茶壶，倾尽壶中茶水，把地上所写的血字全部都洗干净，再收下尸体手中长剑，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另画上五个草字，然后把长剑摔落墙角。

这神秘蒙面人做完这些动作，目光四下一扫，觉得一切布置完全没有破绽，才轻轻闪出静室，身形一长，越上屋顶，没入暮色之中。

静室恢复了寥寂，只见地上那行歪歪斜斜的字写着：“罗鸣天害我。”

罗鸣天纵然是神仙，也无法料到，在他离开静室后，竟有这么惊人的变化，使他落入一个更深更恶毒的陷阱中。

三天后，午夜子时，罗鸣天又出现于荒凉的祁连道上。六天前约会之地依然有着三个粉圈标记，这是三环先生莫无

影现身的标记，不过，这次那只木箱却早已出现于圈中。

而罗鸣天身上也多了两样东西，一是肩上多了一柄长剑，二是手中多了一个包袱。当他走到距木箱三尺左右距离时，立刻停步沉声道：“莫无影，你来了吗？”箱中立刻响起答话声：“莫某恭候大驾多时了。”罗鸣天把包袱轻轻往地上一放，峻声道：“莫无影，龙堡主的人头在此。”

“哈哈！”箱中响起一阵大笑，道：“公子还是去了龙家堡……”

罗鸣天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人道三环先生诡计多端，如今看来果然无虚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莫某虽然好用智谋，但也得先看对象，像你罗公子，我莫某没有理由费心机？”

“哼！口是心非，你与龙堡主有仇尽可堂堂正正自行了结，为何施弄诡计，借着我罗鸣天名义，使得龙堡主自刎，遂了你的阴谋？”

“罗公子，你这样埋怨莫某就不对了……”

罗鸣天抬腕，搜地一声，拔出长剑，截口道：“我岂止埋怨你，还要凭手中三尺长剑，代龙堡主向你耍个公道！”

“罗公子，你亮出长剑，莫非要杀我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难道不想去‘天星宫’求药了？”

罗鸣天凛然道：“为家母治疾固然重要，但身为罗门子弟，不能不顾正义是非，龙堡主一生行侠仗义，我岂能让他含冤而死。”凛然正气，溢于言表。

“嘿嘿，罗公子，你错了，我虽与龙天雨有点过节，却并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，所以要挟龙天雨首级来此，都是为了你！”

罗鸣天一哼，道：“莫无影，你不必再花言巧语了！”

“也罢！罗公子，接住这样东西！”木箱微启，一道白光电射而出。

罗鸣天心中一惊，长剑微抬，向那白光点去，相触之下他已发觉是硬物，这刹那，他剑尖微微一挑，那东西已自剑叶滑至剑锏，拿起一看，原来是一块白绢，包着一块三寸长，一寸宽乌光闪闪的铁牌，白绢上赫然画着一幅地图，铁牌上鐫着三个阳文字——承恩令。

正自一愣，木箱中已响起三环先生的语声：“天星宫在粤南白云大山，入山后你可按图而行，天星宫武功诡异，为你安全之计，莫某用这六天时光，调动三十高手，千两黄金购到手这块承恩令，此去只要交出令牌，必可安全进入，全身而退。”

罗鸣天不禁问道：“这块承恩令有这么大的效果？”

“百年以前，天星宫第三代主人曾受恩于一人，特以此令相赠，许以重诺，求能报答，然持这块承恩令的后代已非武林中人，故保存至今，莫某知道这段渊源，才以重金购得，赠与你公子，了你一番孝心！”

罗鸣天惑然又问道：“既有此令，你何必要使龙堡主自刎……”

“嘿嘿，世事变化莫测，这块承恩令已隔百年，谁知道如今这代的天星宫主人是否还认识？莫某既答应成全你孝心，自当策划周全，以防万一，若天星宫已不识此令，公子不妨再把龙堡主首级出示，求药之愿，必能得遂！”

罗鸣天一怔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天星宫与龙家堡为世仇，如今天星宫格于前人誓言，不出江湖，无法找龙家麻烦，若见公子将世仇后代人头

送上门去，岂有不另眼相待，格外优客之理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罗鸣天呆住了，一时之间，他也弄不清楚三环先生这番话是真是假？只听得三环先生在木箱中深沉地一笑，道：“罗公子，你现在还要杀我吗？”

罗鸣天暗自叹了一口气，长剑还鞘，道：“在下是非分明，天星宫回来后，对先生指示之德必有所报！不过龙堡主一生仗义，我岂肯利用其人头而了自己孝心，就托先生送还龙家堡埋葬，待我治愈母疾，再去祭奠。”说完一揖而别。

直等罗鸣天去得没有影子，木箱中的三环先生倏发出一阵得意的阴笑道：“罗鸣天小子，好戏还在后面呢，你慢慢应付吧！我若不使你江南罗家落得身败名裂，就显不出我三环先生高明手段。”

腊月冰封，那冻刺入骨的气候，使得江南道上的行旅分外稀少，衬托着灰暗乌云，秃枝枯草，一切景色倍感萧索凄凉。

时正过午，蹄声如雷，一骑飞驰，马上人是个年约六旬老者，穿着紫缎紧身，披着黑色英雄氅，在这严冬气候中，他的脸上竟直冒热气，显得长途奔驰，没有休息过，那跨下坐骑更是吐气如云，汗水蒸腾。

这时，相对方向倏又出现一人一骑。那一人一骑正以不徐不疾的速度，向老者迎面驰近。只见老者虎目一张，急勒马缰，高声招呼道：“罗公子……”

原来迎面而来的一人一骑正是罗鸣天，闻声也勒马止步，一见竟是世交执辈飞雁庄庄主“飞雁剑”鲁啸，不由叫道：“鲁叔叔，你这么匆忙，是去何处？”“飞雁剑”鲁啸抹了一把汗，脸上却发出宽慰的笑容，道：“贤侄，我正要到你府上去，想不到吧！”罗鸣天一怔，问道：“有什么急事

吗？”“飞雁剑”捋须笑道：“倒没有什么急事，一来闻你远行返家，特来看看你。二来探探令堂之病，有无起色。”

罗鸣天感激地道：“多谢鲁叔叔关注，家母之疾仍无起色。”

“唉！”鲁啸轻叹一声道：“令堂之病，实使人烦忧，但你远行刚返，正该在家休息休息，晨昏定省，怎么又跑了出来？”

罗鸣天略略躬身，道：“晚辈这次而行，略有收获，前日回家不过想略作交代，此刻正欲南行求药，期使母疾早日康复！”

“飞雁剑”鲁啸闻言不但没有赞许之色，反而脸色一沉道：“贤侄，你可是想到‘天星宫’，求取沉香龙涎膏？”

罗鸣天一怔道：“鲁叔叔，您老怎么知道的？”“飞雁剑”鲁啸道：“这点无关紧要，你且慢过问，我问你，令堂知道你此行的目的吗？”

“为免家母操心，晚辈并非言明。”

“飞雁剑”颌首道：“令堂既不知道，我现在非要阻你南行，不知你肯不肯听我之劝，打消求药之念？”

罗鸣天愕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为了一个理由，你罗家单枝独传，天星宫又是绝险之地，为了你罗家一脉香烟，为了你的安全，老朽一定要劝你改变主意，至于令堂之病，可以另外再设法延医求药。”

罗鸣天忙道：“叔叔的意思小侄知道，不过这次天星宫之行，小侄已得到一块‘承恩令’，可保万无一失，请叔叔无需操心！”

“贤侄，老朽知道你有一块‘承恩令’，但叔叔可以告诉你，‘承恩令’不足仗恃，还是回去的好。”

罗鸣天惑然不解的道：“难道这块‘承恩令’没有用？或是假的？”